王無功集

附補遺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勳功集

附補遺

王勳著

本館據岱南閣叢書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東皋子集序

君姓王氏諱勣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晉穆公自南歸北始家河汾焉歷宋魏迄於周隋六世冠冕國史家牒詳焉君性好學博聞强記與李播陳永呂才爲莫逆之交陰陽歷數之術無不洞曉大業末應孝悌廉潔舉射高第除秘書正字君性簡放飲酒至數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劉伶與閉戶轟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以類

酒德頌云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爲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爲正字端簪理笏非其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揚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部法嚴屢被勘劾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於縣城門前記以風疾輕舟夜遁隋季版蕩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中詔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

良醞三升君第七弟靜爲武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祿俸殊爲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爾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判曰給主待詔一斗時人號爲斗酒學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爲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

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聃恥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醞歲餘袁又死君歎曰天迺不令吾飽美酒遂掛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爲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兼採杜康儀狄已來善爲酒人爲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見而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董君歷職皆以好酒鄉里或咍之因著無心子以喻志河汾中

先有渚田數頃稱良沃鄰渚又有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願與相近遂結廬河渚縱意琴酒慶弔禮絕十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磐石地頗顯敞君於側遂爲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篤貞觀中京兆杜松之清河崔公善繼爲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悉欲坐召嚴君乎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

不絕君又葛巾聯牛躬耕東皐每著書自稱東皐子晚歲醉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郎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咏作詩好事者錄之諷詠並傳於代貞觀十八年終於家時年若干臨終自覩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爲墓誌所著詩賦並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緝成五卷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酒譜二卷及注老子並別成一家不

列於集云

唐呂才撰

唐陸淳刪東皋子集序

淳聞於師曰秉仁義立好惡方之內者也等是非遺物我方之外者也冥內而遊外聖人也聖人吾不得見之矣方內者時有焉其惟方外之徒莫得而測也豈踐跡之道易忘言之理難邪將羣於人而內自得邪何乃莊叟之後綿歷千祀幾於是道者余得之王君焉心與物冥德不外蕩隨變而適即分而安忘所拘而迹不累教遺其

累而道不絕俗故有陶公之去職言不怨時有阮氏之放情行不迕物曠哉淵乎眞可謂樂天之君子者矣生於隋季人莫之知故其遺文高跡不顯余每覽其集想見其人恨不同時得爲忘形之友故法彼有爲之詞全其懸解之志庶乎死而可作無愧異代之知音爾其祖宗之由出處之行前序備矣此不復云

東皋子集序

王無功集三卷吳門余蕭客影抄宋槧本前有呂才序稱五卷疑非唐時編次本唐陸淳有刪東皋子序此或其所刪歟卷中有摘句引宋人所撰書疑又爲宋時訂定然按之錢遵王讀書敏求記稱從金陵焦太史錄出今世罕傳者亦即此本也文獻通考十五卷十字疑衍晁公武則云薛道衡見其登龍門憶禹賦歎曰今之庾信也

今集無此賦唐文粹所載又有勣與陳叔達重借隋記書重荅杜君書二篇亦不見集中其非呂才原編明矣余購求唐人文集頗多而勣集爲冠急刋以傳世勣天才倜儻遺世獨往不拘禮俗其文蕭散兼陶潛庾信之長惟陳道士書以釋迦厠於孔子之後可謂儗人不倫固不必以此責文人以唐太宗之英明顏魯公之忠直猶且惑於浮屠直是唐人積習如此韓氏愈之

識所以不可及文起八代之衰卽此是也而或以體格言之淺矣今刋此集以逸文及陸淳序附於後山東督漕使者孫星衍序

王無功集卷上

遊北山賦

吾周人也家本於祁永嘉之際遠從王室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衛建元之耻歸於洛陽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始則晉陽開國終乃安康受田墳壠寓居修焉五葉桑榆成蔭俄將百年勘南山故情老而彌篤東坡餘業悠哉自寧酒褒多於步兵黍田廣於彭澤皇甫謐之心事隴畝終

馮仲長統之規模園林幸足獨居南渚時遊北山聊度世以爲娛忽經年而忘返西窮馬谷北達牛谿丘壑依然風烟滿目孫登獨坐對嵇阮而無言王霸幽居與妻孥而共去臨水石砌邊松篁類田園之去來亦已久矣望山林之故道何其樂哉詩者志之所之賦者詩之流也式抽短思聊爲賦云

天道悠悠人生若浮古來賢聖皆成去留

八眉四乳龍顏鳳頭殷憂一世零落千秋
蹔時南面相將北遊玉殿金輿之大業郊
天祀地之洪休榮深責重樂不供愁何況
數十年之將相五百里之公侯兢兢業業
長懼長憂昔怪燕昭與漢武令識圖僊之
有由人誰不願直是難求聞鼎湖而欲信
怪橋山之遽修玉臺金闕大海水之中流
瑤林碧樹崑崙山之上頭不得輕飛如石
燕終是徒勞乘土牛已矣哉世事自此而

可見又何爲乎惘惘棄卜筮而不占將縱心而長往任物孤遊遺情直上覺老釋之言繁恨文宣之技癢彼事業之遷斥豈明神之宰掌物無待而成章生有資而必養嗟大道之泯沒見人情之委枉禮費日以千儀易勞心於萬象審機事之不息知澆源之浸長鳥何事而嬰羅魚何爲而在網生物詭隔精靈忽怳莊周三月而不朝瞿曇六年而遐想有是夫況吾之不如先達

乎請息交而自逸聊習靜而爲娛遂披林
檻進陟蔽隘連峰雜起複嶂環紆壓丹危
而尋絶徑攀翠險而覓修途聳飛情於霞
道振逸響于烟衢重林合沓以齊列崩崖
磊砢而相扶覩森沉於絶磵視晃朗于高
崛自謂搏風颯而浮埃壒邈若朝元宮而
謁紫都碧巒之下青溪之曲望隱隱而纔
通聽微微而不屬眷然引領茲焉頓足步
擁石而遵迴視橫烟而斷續古藤曳紫寒

苔布綠洞裏窺書巖邊對局髣髴靈蹤依
俙仙躅寵何代而銷金杯何年而漉玉石
室幽蔼沙塲照燭松落落而風迴桂蒼蒼
而露滌月未側而先陰霞方昇而已旭喜
方外之浩蕩歎人間之窘束況乃幽谷藏
眞傍無四鄰紫房半掩元壇尚新逢閬風
之逸客値蓬萊之故人忽據梧而策杖亦
披裘而負薪荷衣薜帶藜杖葛巾出芝田
而計畝入桃源而問津昆丘若彌渤澥揚

塵栽碧柰而何日種瓊瓜而幾春自然詭異非徒隱淪乃有上元仙骨太清神手走電奔雷耘空蒔朽河間之業不齊貫淮南之術無虛受呪動南箕符迴北斗偓佺贈藥麻姑送酒青龍就食於甲辰元牛自拘於乙丑永懷世事天長地久顧瞻流俗紅顏白首儻千秋之可營亦何爲而自輕昔時君子曾聞上征忽逢眞客試問仙經談九華之易就敘三英之可成拭丹鑪而調

石髓裹翠釜而出金精珠流玉結雪耀霜明咸謂刀圭頓進足使雲車下迎紛吾人之狹見攪羣疑而自拂使投足而咸安亦何爲乎此物彼赤城與元圃豈憑虛而搆窟但水月之非眞譬聲色之無佛過矣劉向吁嗟葛洪指期繫影依方捕風誰能離世何處逃空假使游八洞之金室坐三清之玉宮長懷企羨豈出樊籠徒勞海上何事雲中昔者蔣元翊之三徑陶開明之五

柳君平望卜於市門子眞躬耕於谷口或託閭閈或歷山藪咸遂性而同樂豈違方而別守吾無所徒斯焉獨遊屬天下之多事遇山中之可留聊將度日忽已經秋菊花兩岸松聲一丘不能役心而守道故將委運而乘流伊林間而虛度固樵隱之俱託逢去老於中溪遇還童於絕壑雲峰龜甲而重聚霞壁龍鱗而結絡水出浦而潺潺霧含川而漠漠是忻是賞爰游爰豫結

蘿幌而迎宵敞茅軒而待曙爾其雜樹相
斜長條交茹葉動須來花驚鳥去起公子
之殊賞談王孫之遠慮山水幽尋風雲路
深蘭牕左闢菌閣斜臨石當堦而虎踞泉
度牖而龍吟月照南浦烟生北林閱丘壑
之新趣縱江湖之舊心道集吾室風吹我
襟松花柏葉之醖醪鳳翮龍唇之素琴白
牛谿裏峰巒四峙信茲山之奥域昔吾兄
之所止許由避地張超成市察俗刪詩依

經正史康成負笈而相繼根矩摳衣而未已組帶青襟鏘鏘儗儗偕庭禮樂生徒杞梓山似尼丘泉疑洙泗忽焉四散于今二紀地猶如昨人今已矣念昔日之良遊憶當時之君子佩蘭蔭竹誅茅席蓮樹即環林門成闕里姚仲由之正色薛莊周之言理觸石橫肱逢流洗耳取樂經籍忘懷憂喜時挾策而驅牛或投竿而釣鯉何圖一旦邈成千祀水壞山頹舟移谷徙北岡之

上東岩之前講堂猶在碑書宛然想問道於中室憶橫經於下筵壇場草樹院宇風煙昔文中之僻處諒遭時之喪亂局逸步而須時蓄奇聲而待旦旅人小吉明夷大難建功則鳴鳳不聲脩書則獲麟爲斷惜矣吾兄遭時不平殁身之後天下文明坐門人於廊廟痤夫子於隹城死而可作何時復生式瞻虛館載步前楹眷眷長想悠悠我情俎豆衣冠之舊地金石絲竹之餘

聲歿而不朽我何所營臨故墟而掩抑指歸途而歎惜往往谿橫時時路塞忽登崇岫依然舊識地負心遙山高視直望烟火於桑梓辨溝塍於鄉國前臨姑躭之西正是河汾之北悵矣懷抱悠然川域憶昔過庭童顏稚齡何賞不極何遊不經弄春風於硎戸詠秋月於山扃北窻照雪南軒聚螢綵衣扇枕緇布聞經何斯樂之易失倏銜哀而茹恤天未悔禍遭家不秩子敬先

亡公明早卒吾自此而浩蕩又逢時之不仁天地遂閉雲雷漸屯與沮溺而同趣共夷齊而隱身幸收元吉坐偶昌辰容北海之嘉遁許南山之不臣養拙辭官全和保眞豈若馮敬通之誹世趙元淑之尤人殷憂恥賤憔悴傷貧探井曰之無樂歷山河而苦辛豈如我家身事都盧棄置不念當歸寧園遠志坐青山而方隱遊碧潭而已喜誓知出處絕氛埃登高日暮心悠哉于

平一去何時返仲叔長遊遂不來幽蘭獨夜之琴曲桂樹淩晨之酒杯丘園散誕窟室徘徊坐等枯木心同死灰亦有山羞野饌蘭漿木麥杞葉煎糞松根溜醪旣採藥而爲食諒隨情而不矯負鍤春前腰鎌歲杪草漸密而饒蟬樹彌高而足鳥地寂寞而森沉路從橫而窈窕野亭鶴唳山梁雉鷰遠游之所幽棲之次或抱犢而新來乍聞雞而始至藿畦一兩茅齋數四山爲險

而無人嶺時平而有地石菌抽葉金枝吐穗鏡執山精刀驅木魅泉饒砌而魚躍樹橫窻而鳥萃天網寬寬人生幾難飲河知足巢林必安亦何榮於拾紫亦何羨於還丹紅藜促節之杖綠籜班文之冠埜殽二簋園蔬一盤送阮籍而長嘯得劉伶而甚懽曉入柴戶暮歸藥闌老菜地僻鄰生谷寒楊柳則條垂鍛沼杏樹則花飛坐壇賦成鼓吹詩如彈丸攜始醉之鳴鶴對新婚

之伯鸞我有懷抱蕭然自保古人則與子同歸紛吾則此焉將老澗溪沼沚之蘋艾丘陵坂險之桑棗接果移桑栽苗散稻不藏無用之器不愛非常之寶捃玉驚禽揮金薙草接朋友於杯案弄兒童於襁褓樂山澤之浮遊笑江潭之枯槁戒非接佛齋非媚道無譽無功形骸自空坐成老圃居然下農身與世而相棄實隨山而不窮披衣竈北逐日墻東儻有白頭四皓龐眉八

公小童乘日倦人馭風鄉老則杖頭安鳥邦君則車邊畫熊心期暗合道術潛同解來相訪愚公谷中

泉疑洙泗下注云吾兄通字仲淹生於隋末守道不仕大業中隱居此溪續孔氏六經近百餘卷門人弟子相趨成市故谿今號王孔子之谿也

薛莊周之言理下注云此溪集門人常以百數唯河南董恒南陽程元中山賈

瓊河東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彦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相爲後來題目以姚義慷慨方之仲由薛收理識方之莊周薛實妙元理耳

我何所營下注云吾見仲淹以大業十三年卒於鄉寺時年三十三門人謚爲文中子及皇家受命門人多至公輔而文中之道未行於時因遊此谿同覽故蹟蓋傷高賢之不遇耳

王無功集卷中

古意六首

幽人在何所紫巖有仙躅月下橫寶琴此外將安欲材抽嶧山幹徽點崑丘玉漆抱蛟龍脣絲纏鳳足前彈廣陵罷後以明光一作光明續百金買一聲千金傳一曲世無鍾子期誰知心所屬

竹生大厦谿蒼蒼富奇質綠葉吟風勁翠莖犯霄密霜霰封其柯鵷鸞食其實寧知

軒轅後更有伶倫出刀斧俄見尋根株坐相失裁爲十二管吹作雌雄律有用雖自傷無心復招疾不如山上草離離保終吉

寶龜尺二寸由來宅深水浮遊五湖內宛轉三江裏何不深復深輕然至溱洧溱洧源流狹春秋不濡軌漁人遞往還網罟相縈蓄一朝失運會刳腸血流死豐骨輸廟堂鮮腴藉籧篨棄置誰怨尤自我招此否餘靈寄明卜復來欽所履

松生北巖下由來人徑絕布葉捎雲煙插
根擁巖穴自言生得地獨負淩雲潔何時
畏斤斧幾度經霜雪風驚西北枝雹隕東
南節不知歲月久稍覺枝榦折藤羅上下
碎枝榦縱橫裂行當糜爛盡坐共灰塵滅
寧關匠石顧豈爲王孫折盛衰自有時聖
賢未嘗屑寄言悠悠者無爲嗟大耋
桂樹何蒼蒼秋來花更芳自言歲寒性不
知露與霜幽人重其德徙植臨前堂運拳

一作峪八九樹偃蹇二三行枝枝自相糾葉葉還相當去來雙鴻鵠栖息兩鴛鴦榮陰誠不厚斤斧亦勿傷赤心許君時此意那可忘

彩鳳欲將歸提羅出郊訪羅張大澤已鳳入重雲颺朝棲崑閬水夕飲蓬壺漲問鳳那遠飛賢君坐相望鳳言荷深德微禽安足尚但使雛卵全無令殫緻放皇臣力牧舉帝樂簫韶暢自有來巢時明年向閤上

贈李徵君大壽

孔淳辭散騎陸昶謝中郎幅巾朝帝罷杖策去官忙附車還趙郡乘船向武昌九徵書未已十辟譽彌彰副君迎綺李天子送嚴光瀟陵幽徑近磻谿隱路長編蓬還作室績草更爲裳會稽置樵處蘭陵賣藥行看書惟道德開教止農桑別有幽懷侶由來高讓王前年辭厚幣今歲返寒鄉有書橫石架無氈坐土牀蘭英猶足釀竹實本

無糧澗松寒轉直山菊秋自香管寧存祭禮王霸重朝章去去相隨去披裘騎盛唐

贈程處士

百年長擾擾萬事悉悠悠日光隨意落河水任情流禮樂因姬旦詩書縛孔丘不如高枕枕上一作時取醉消愁

策杖尋隱士

策杖尋隱士行行路斷賒石梁橫澗斷土室映山斜孝然縱一作疑有舍威輦遂無家

置酒燒枯葉披書坐落花新垂滋水釣舊結茂陵置歲歲長如此方知輕世華

贈學仙者

採藥層城遠尋師海路賒玉壺橫日月金闕斷煙霞仙人何處在道士未還家誰知彭澤意更覓一作道步兵那一作邪春釀煎松葉秋杯浸菊花相逢寧可醉定不學丹砂

贈梁公

我欲圖世樂斯樂難可常位大招讒嫌祿

極生禍殃聖莫若周公忠豈踰霍光成王已興誚宣帝如負芒范蠡何智哉單舟戒輕裝疏廣豈不懷策杖還故鄉朱門雖足悅赤族亦可傷履霜成堅冰知足勝不祥我今窮家子自言此見長功成皆能退在昔一作自古誰滅亡

薛記室收過莊見尋率題古意以贈

伊昔逢喪亂歷數閏當餘豺狼塞衢路桑

梓成丘墟余一作吾及爾皆亡東西各異居
尒爲背一作培風鳥我爲涸轍魚逮承雲雷
後欣逢天地初東川聊下釣南畝試揮鋤
資稅幸不及伏臘常有儲散誕時須酒蕭
條嬾向書朽木不可雕短翮將焉攄故人
有深契過我蓬蒿廬曳裾出門迎握手登
前除相看非舊顏忽若一作對接形骸疎追道
宿昔事切切心相於憶我少年時攜手遊
東渠梅李夾兩岸花枝何扶疏同志亦不

多西莊有姚徐嘗愛陶淵明酌醴焚枯魚
嘗學公孫宏策杖牧羣豬追念甫如昨奄
忽成空虛人生詎能幾歲歲一作處迫常不舒
賴有北山僧教我以眞如使我視聽還自
覺塵累祛何事須筌蹄今已得兎魚舊遊
儻多暇同此釋紛拏

晚年敘志示翟處士正師

弱齡慕奇調無事不兼修望氣登重閣占
星上小樓明經思待詔學劒覓封侯棄繻

頻北上懷刺幾西遊中年逢喪亂非復昔
追求失路青門隱藏名白社遊風雲私所
愛屠博暗爲儔解紛會霸越釋難頗存周
晚歲聊長想生涯太若浮歸來南畝上更
坐北溪頭古岸多磐石春泉足細流東隅
誠已謝西景懼難收無謂退耕近伏念已
經秋庚桑逢處跪陶潛見人一作吏羞三晨
寧舉火五月鎮披裘自有居常樂誰知身
世憂

春日（一作初春）

前旦出園遊林華都未有今朝下堂來（一作望）池氷開已久雪被（一作避）南軒梅風催北庭柳遥呼竈前妾却報機中婦年光恰恰來滿甕營春酒

採藥

野情貪藥餌郊居倦蓬華青龍護道符白犬遊仙術腰鎌戊巳月負鍤庚辛日時時斷嶂遮（一作橫）往往孤峯出行披葛仙經坐

檢神農一作農皇帙龜蛇採二苓赤白尋雙术
地凍根難盡蓼枯苗易失從容肉作名蓍
預膏成質家豐松葉酒器貯參花密且復
歸去來刀圭輔哀疾

遊仙四首

暫出東陂路過訪此岩前蔡經新學道王
烈舊成仙鴛鶴來無日乘龍去幾年三山
銀作地八洞玉爲天金精飛欲盡石髓溜
應堅自悲生世促無暇待桑田

上月芝蘭徑中岩紫翠房金壺新練乳玉釜始煎香六局黃公術三門赤帝方吹沙聊作鳥動石試爲羊綏氏還程促瀛洲會日長誰知北岩皐一作下延首詠霓裳

結衣尋野路負杖入山門道士言無宅仙人更有邨斜溪橫桂渚小徑入桃源玉牀塵稍冷金爐火尚溫心疑遊北極望似陟西崑逆愁歸舊里蕭條訪子孫

眞經知那是仙骨定何爲許邁心長切稽

康命似奇桑疎金闕迴苔重石梁危照水
然犀角遊山費虎皮鴨桃聞已種龍竹未
經騎爲向天仙道棲遑君詎知

田一作山家三首

阮籍生涯一作年一作平懶稻康意氣疎相逢一
醉飽獨坐數行書小池聊養鶴閑田且牧
豬草生元亮徑花暗子雲居倚牀看婦織
登壠課兒鋤迴頭尋仙事併是一空虛
家住箕山下門枕潁川濱不知今有漢唯

言昔避秦琴伴前庭月酒勸後園春自得中林士何忝上皇人

平生唯酒樂作性不能無朝朝訪鄉里夜夜遣人酤家貧留客久不暇道精麤抽簏持益炬拔簪更燃爐恒聞飲不足何見有殘壺

春桂問荅二首

問春桂桃李正芬芳一作華年光隨處滿何事獨無花

春桂苔春華詎能久風霜搖落時獨秀君知不

詠妓

妖姬飾靚妝窈窕出蘭房日照當軒影風吹滿路香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不應合曲誤持此試周郎

建德破後入長安詠秋蓬示辛學士

遇坎聊知上逢風或未歸孤根何處斷輕

葉强能飛

石竹詠

萋萋紿綠枝疐疐垂朱英常恐零露降不得全其生歎息聊自思此生豈我情昔我未生時誰者令我萌棄置勿重陳委化何足驚

山中敘志一本題上有未婚二字

物外知何事山中無所有風鳴靜夜琴月照芳春酒直置百年內誰論千載後張奉

一作鳳　嫵賢妻老萊藉嘉偶孟光儻未嫁梁鴻正須婦

在京師故園見鄉人問

旅泊多年歲老去不知迴忽逢門前客道發故鄉來斂眉須握手破涕共銜杯殷勤訪朋舊屈曲問童孩衰宗多弟姪若箇賞池臺舊園今在否新樹也應栽柳行疎密布茅齋寬窄裁經移何處竹別種幾株梅渠當無絕水石計總生苔院果誰先熟林

花那後開羈心祇欲問爲報不須猜行當
驅下澤去剪故園萊

北山

舊知山裏絶氛埃登高日暮心悠哉子平
一去何時返仲叔長遊遂不來幽蘭獨夜
清琴曲桂樹凌雲濁酒杯槁項同枯木丹
心等死灰

野望

東皐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一作春

色山山唯落暉牧人驅犢返猟馬帶禽歸
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

九月九日贈崔使君善爲一本無下六字
野人迷節候端坐隔塵埃忽見黃花吐方
知素節回映岩千段發臨浦萬株開香氣
徒盈把無人送酒來

獨坐
問君樽酒外獨坐更何須有客談名理無
人索地租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賢夫百年

隨兮了未羨陟方壺

黃頰山

別有青溪道斜亘碧岩隈崩榛橫古蔓荒石擁寒苔野心長寂寞山逕本幽迴步步攀藤上朝朝負藥來幾看松葉秀頻值菊花開無人堪作伴歲晚獨悠哉

過酒家五首

洛陽無大宅長安乏主人黃金銷未盡祇爲酒家貧

此日長昏飲非關養性靈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爲醒
竹葉連糟翠蒲萄帶麴紅相逢不令盡別後爲誰空
對酒但知飲逢人莫强牽倚壚便得睡橫甕足堪眠
有客須教飲無錢可別沽來時長道貰慚愧酒家胡一作壺

夜還東溪

石苔應可踐蹇枝幸易攀青溪歸路直乘月夜歌還

山中別李處士

爲向東溪道人來路漸賒山中春酒熟何處得停家

初春

春來日漸長醉客喜年光稍覺池亭好偏宜酒甕香

醉後

阮籍醒時少陶潛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興且長歌

題酒店壁

昨夜餅始盡今朝甕即開夢中占夢罷還向酒家來

戲題小舖壁

旦逐劉伶去宵隨畢卓眠不應長賣卜須得杖頭錢

嘗春酒

野觴浮鄭酌山酒漉陶巾但令千日醉何惜兩三春

獨酌

浮一作在生知幾日無狀逐空名不如多釀酒時向竹林傾

秋夜喜遇王處士

北場芸藿罷東皐刈黍歸相逢秋月滿更值夜螢飛

山夜調琴

促軫乘明月抽弦對白雲從來山水韻不使俗人聞

看釀酒

六月調神麴正朝汲美泉從來作春酒未省不經年

食後

田家無所有晚食遂爲常菜剪三秋綠飧炊百日黃胡麻山麥樣楚豆野麋方始暴松皮脯新添杜若漿葛花消酒毒莫滯發

羹香鼓腹聊乘興寧知逢世昌

過漢故城

大漢昔未定强秦猶擅場中原逐鹿罷高祖鬱龍驤經始謀帝坐茲焉壯未央規模窮棟宇表裏浚城隍羣后崇長樂中朝增建章鉤陳被蘭錡樂府奏芝房翡翠明珠帳鴛鴦白玉堂清晨寶鼎食閒夜鬱金香天馬來東道佳人傾北方何其赫隆盛自謂保靈長歷數有時盡哀平嗟不昌冰堅

成巨猾火德遂頹綱奧位匪虛校貪天竟
速亡魂神吁社稷豺虎鬬岩廊金狄移灞
岸銅盤向洛陽君王無處所年代幾荒涼
宮闕誰家域蓁蕪罥我裳井田唯有草海
水變爲桑在昔高門內於今岐路傍餘基
不可識古墓列成行狐兎驚翹翹鵾鴞嘶
猗狂空城寒日晚平野暮雲黃烈烈焚青
棘蕭蕭吹白楊千秋并萬歲空使詠歌傷

益州城西張超亭觀妓

落日明歌席行雲逐舞人江南飛暮雨梁上下輕塵治服看疑畫粧臺望似春高車勿遽返長袖欲相親

卒司法宅觀妓

南國佳人至北堂羅薦開長裙隨鳳管促柱送鸞杯雲光身後湧雪態掌中回到愁金谷晚不怪玉山頹

詠巫山

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霽雲無處所臺

館曉蒼蒼

詠懷

故鄉行雲是虛室坐問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

句

琴曲唯留古書多半是經（見周氏涉筆）　橫裁桑節杖直剪竹皮巾鶴警琴亭夜鶯啼酒甕春顏回唯樂道原憲豈傷貧（被召謝病見西清詩話）　寄身千載下聊遊萬物初欲令無作

有翻覺實成虛獨坐雙關防易斷隻眼畏難全魚鱗張九拒鶴翅擁三邊圍棋長簡見韻語陽秋

王無功集卷中終

王無功集卷下

答馮子華處士書

乖別甫爾已十餘年誦采葛之詩增其慨詠夫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跋脚北窻下有涼風蹔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適意爲樂雅會吾意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繞東西趨岸各數百

步古人云河濟之濱宜黍況中洲之腴乎家兄鑒裁通照知吾縱恣散誕不閑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於鄉俗慶弔閭門婚冠寂然不與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麛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書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盧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廚廄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蘧蒢黍稌而已春秋歲

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雁廣牧雞豚黃精白朮枸杞薯蕷朝夕採掇以供服餌床頭繫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以往窄當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眇然盡陂澤山林之思覺瀛洲方丈森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潭並釣俯仰極樂戴星而歸歌詠以會意爲巧不必與夫悠悠間人相唱和也

孤住河渚傍無四鄰聞犬聲望烟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近復有人見贈五品地黃酒方及種薯蕷枸杞等法用之有妙力省功倍不能殷脩渾沌並常行之裴孔明雖是異名敘物然風月之際往往有高人體氣兼特受巧性思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張云其材是嶧陽孤桐也近攜以相過安軫立杜龍脣鳳翮實與常琴不同發音吐韻非常和朗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

有道無位作汾亭揔蓋孔子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爲曲盡近得裴生琴耍習其操洋洋乎覺聲氣相得今便留之恨不得使足下爲鍾期良用耿然吾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非其力不食傍無侍者雖患瘡疾不得交語風神肅肅可無俗氣攜酒對飲尚有典刑先生又作處歌遊須及河渚先生傳開物寄道懸解之作也時取翫讀便復江湖相忘吾

往見薛收白牛谿賦韻趣高奇詞義悔遠嵯峨蘚瑟眞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本以相示可與淸溪諸賢共詳之也亂極則治王途漸亨天災不行年穀豐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野吾徒江海之士擊壤鼓腹輸太平之稅耳帝力

何有於我哉又知房李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於禮樂元首明哲股肱爲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獨放湖海之上才堪濟世王者所須所恨姚義不存薛生已歿使雲羅天網者有所不詠以爲歎恨耳吾比風痺發動常劣劣不能住然烟霞山水性之所適琴歌酒賦不絕於時時遊人間出於郊郭暮春三月登於北山松柏羣吟藤蘿翳景意甚樂

之箕踞散髮與鳥獸同羣醒不亂行醉不干物賞洽興窮還歸河渚蓬室甕牖彈琴誦書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首夏漸熱足下何如也願動息多宜黃頰之聚何時暫忘偶因南風畧示所懷敬願珍厚不一一王君白

荅陳道士書

徐道士至獲書詞義懇切具受之也吾嘗讀書觀覽數千年事久矣有以見天下之

通趣識人情之大方語默紛雜是非淆亂夸者死權烈士徇名貪夫溺財品庶每坐各是其所同非其所異焉可勝校其間哉故吾師曰莫若俱任而兩忘仲尼所以無可否於人莊周所以齊大小於自適是爲神而化之使人宜之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夫君子所思不出其位道有不同不相爲謀蓋爲此也足下欲使吾適人之適而吾自適其適非敢非足下之義也且欲明吾

之心一爲足下陳之昔孔子曰無可無不可而欲居九夷老子曰同謂之元而棄關西出釋迦曰色卽是空而建立大法此皆聖人通方之元致宏濟之秘藏實寄沖鑒君子相期於事外豈可以言行詰之哉故仲尼曰善人之道不踐迹老子曰夫無爲者無不爲也釋迦曰三災彌綸行業湛然夫一氣常凝事吹成萬萬殊雖異道通爲一故各寧其分則何異而不通苟違其適

則何爲而不閑故夫聖人者非他也順適無閑之名卽分皆通之謂卽分皆通故能立而不易方順適無閑故能遊而不擇地其有越分而求皆通違適而求無閑雖有神萬將獨奈何故曰鳧脛雖短續之則悲鶴脛雖長截之則憂言分之不可違也夢爲鳥唳於天夢爲魚沒於泉言適之不可違也吾受性僚倒不經世務屏居獨處則蕭然自得接對賓客則樂然思寢加性又

嗜酒形骸所資河中黍田足供歲釀閉門獨飲不必須偶每一甚醉便覺神情安和血脈通利既無忤於物而有樂於身故常縱心以自適也而同方者不過一二人時相往來並棄禮數箕踞散髮元談空論兀然同醉悠然便歸都不知聚散之所由也昔者吾家三兄命世特起先擇一德續明六經吾嘗好其遺文以爲匡扶之要畧盡矣然嶧陽之桐以俟伯牙烏號之弓必資

由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吾自揆深矣必不能自致台輔恭宣大道夫不涉江漢何用方舟不思雲霄何事羽翮故頃已來都復散棄雖周孔制述未嘗復窺何況百家悠悠哉去矣程生非吾徒也若足下者可謂身處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雖欲行志不覺坐馳吾以此見輕議大道將恐北轅道越所背彌遠矣吾頃者加有風疾劣劣不能住但欲乘化獨往任所遇耳不能

復使離婁役目契后勞精怵心蔽用以物爲事也最哉夫子勉建艮圖因山僧還畧此達意也王君白

答刺史杜之松書

月日博士陳龕至奉處分借家禮并帙封送至請領也又承欲相招講禮聞命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春或徒與下走相知不熟也下走意疎體放抑有由焉兼棄俗遺名爲日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

叔夜攜琴唯以烟霞自適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虛語元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詩惟憂旬盡帷天席地友月交風新年則柏葉爲尊仲秋則鞠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楚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攜壺直與同志者爲羣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履脩束精神揖讓邦君

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醨醪必不能矣亦將恐笱狗貽夢杜樑見嘲去矣君侯無落吾事王君白

醉鄉記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任淸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

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干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祽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天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糟邱階級千仞南鄉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於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

士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故四十年刑錯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游於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清寂也如是予得遊焉故爲之記

無心子傳

東皋子始仕以醉儒罷鄉人或誚之東皋

子不屑也退著無心子以見趣焉
無心子寓居於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
之仕無喜色汎越若而從越國之式曰有
穢行者不仕俄而無心子者以穢行聞於
王王黜之無慍色退而將遊於茫蕩之野
適勣之邑而遇機士機士撫髀而歎者三
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無心子不應機士
曰願受教無心子曰尒聞蚩廉氏之馬說
乎昔者蚩廉氏有二馬一者朱鬣白膬龍

觡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鞍竟以熱死一者重脛昂尾駝頸狉膝踶齧善蹶棄而散諸野終年肥腯是以鳳皇不憎山栖蛟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懼患聖人不避穢而養生東皋子聞之曰善哉不可以加之矣

負苓者傳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谿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薛生退省於松

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辭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生曰叟何爲者而徵吾歎負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察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六腑五臟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氏畫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久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

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勞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使天下智詭之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智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也安得贏歎而嗟文王乎負其荅而行追而問其居與其姓

氏不荅而去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仲長先生傳

先生諱子先字不耀自云洛陽人也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始菴河渚間以息身焉十餘年賣藥爲業人莫知之也汾陰侯生以筮著因遊河渚一覩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歍遊頌及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

有以知其懸解也人有請道者則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佴藥以終其世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

五斗先生傳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於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因以爲號焉先生斷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來其動也

天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嘗言曰天下大抵可見矣生何足養而嵇康著論遂何爲窮而阮籍慟哭故昏昏默默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祭關龍逢文

歲月日謹以清酌之奠敬夏忠臣關生之靈曰聖貴達節賢貴識時興亡有運用舍有期馮河暴虎前哲所嗤身滅主喪如何勿思我因行役歷於荒祠壯山河之舊壞

歎墳隧之餘基松枯柏悴草密苔滋託深悲於薄酹魂有靈而言之

登箕山祭巢許之□

懷二子之高烈背嵩嶽而來遊挹千載之遐軌登箕峰而少留昔時慷慨神輕九州今來寂寞魂辭一丘英蹤落落而猶在精誠冥冥而遂幽山荒廟僻地古松秋吾鄙懷之有素仰前哲之清猷同聲必感異代相求如至誠之見接庶蘋蘩之可羞伏惟

尚言

祭杜康新廟文

歲月日敢以清酌之奠敬祭先生之靈曰兩儀判闢萬象森羅都邑未見鳥獸獨多茹毛飲血巢居穴窠天地不交人靈未和智哉先生爰作甘醴上配百牢下主五齊以宴以禱爲樽爲洗萬神以降三獻成禮法成必弊文盛則華奚仲斲輪焉知覆車桀紂亡國義和喪家周公作誥酒防厥邪

我聞古時王道正直賢人君子濯身沐德
降及中世昏主作式刑罰不中讒淫罔極
吁嗟世道一至於此達人大觀貴和其禮
與制於物寧在於已棄流則逝遇坎則止
眷茲酒德可以全身杜明塞智蒙垢受塵
阮籍遂性劉伶保眞此避其世于今幾人
我瞻前說功高受賞嗟嗟先生其義可想
肇基麴糵光開祀饗大禮斯備羣賢就養
敢依河曲建爾靈祀前臨極岸却就長磯

茅茨不翦采椽不治掃地而祭神其饗之

東皐子集補遺上

三日賦

余以大業四年獲遊京邑暮春三月暫駐娛遊新停隱士之船即赴羣工之席賞閑興洽接袂方轅西望昆池東臨灞岸帷屏竟野士女盈川寶馬香車星流雲布氣鮮風暖誠如褚爽之詞絡繹繽紛正是張衡之說不能默爾聊為賦焉同博奕之猶賢取波流之順俗終非白玉未可抱之而悲

近等黃花猶當嗤然而笑云爾

年去年來已復春三月三日倚河濟正是地名爲禊飲辰傾兩京之貴族聚三都之麗人自須祓穢非徒解伸潘尼已向天淵渚袁紹應過薄洛津舊嫌晦日年芳早情知上巳風光好誰家園裏泛紅花何處堤傍無綠草翠幕臨流灞池曲朱帷曜野橫橋道橋石岸而誅茅入砂場而藉葉艷艷風光欣欣懷抱南鄰戚屬北里豪家舊來

常蕩平居自奢逢上林之卷霧直章臺之吐霞塵牛濕而街靜氣全收而野華蒲稍果下之龍騎繡軸珠輪之犢車錦則鳳凰御棻綾則鴛鴦戴花粉色傾新市衣香滿處斜歷鄧城而轉蓋臨渭浦而停鞍坐帷撐犀角行牀鋪象牙洛都故事陳留風俗障額釣枝釵梁填粟玉盤盛果金瓶泛酥案列萬錢盃流九曲戲分羣聚人多座促爭梟帝女之壺鬬彩曹王之局六博退而

梟盡樗蒲停而馬足新投素卵始泛元醪洞簫徐引仙瑟對操喧趙琴而絃急促秦箏而柱高連歌合舞節鼓鳴鼙方響銀纏朱琵琶金屑槽席闌賞洽情盤樂恣徙榻渠邊回筵水次臨石磯而爭洗倚橋欄而牛醉浪動鳧移沙平雁萃萍著浦而偏密荇連汀而漸概樹泊漁舟莎侵釣地沉玉轄而初設貫銀鈎而欲墜網飾茱萸竿裝翡翠振鱗掉尾穿腮的鼻金門舊學玉署

新賢修太元於暮齒擅中黃於早年校書芸閣之上射策蘭臺之前鳴儔北闕合集東川暫疑林竹遥眞成都柳泉琴樽促賞少長同筵九班麟角之仙筆五色魚羅之綵牋杜篤題新賦張華談雅篇問束晳而知博談子房而著元李膺猶捧手王澄偃仰眠羽林名騎期門謁者勇振行間聲高帳下鐵骸文鏃銀鞍鏤瓦新彎柘月之弧始被蘭池之馬既措盃而水綠亦鳴鞭而

汗赭射堂高望修衢迴尋弓聲中絕箭道
平臨量張堋滿塵驚垜深始銅穿而石漏
終鴈斷而猿吟帶周遭玉鞘縫恰金大堤
諸絕艷中城之少女摠角當壚初笄弄杼
臨鏡臺而憶昔出香街而嘯侶錦袖爭垂
花鈿半舉浮絳棗而相逐棄紅蘭而延佇
照影窺潭煎衫傍渚新開避忌之席更作
招魂之所相呼攜手共留連著晚風光最
可怜棠梨別館祇斜日鳩鵲重樓含暮烟

樹下遺香粉砂頭送紙錢尋春須得遍但
任莫言旋紫騮停策青牛駐幰看射雉於
平皐送乘羊於御坂悵望原隰徘徊林畹
詎念城遙寧知伴遠聞鳥啼而訝夕憶鑾
飢而慮晚別有公子盛光儀羽蓋相將連
騎馳出入芙蓉苑經過連勺陂爭傳塞下
梅花在强報閨中桑葉菱聞雞宣曲路泛
鵾昆明池浪影文青雀泥光濺綠黿若非
五陵遊俠少定是三秦輕薄兒玉笛吹楊

柳金冠飾鵁鶄念此日之嬉戲亦無窮之賞託但是津傍悉泛舟若箇山頭不投幕俎席交時烟霞綺錯何縣何州無林無壑俗非溱洧風成鄭洛年年歲歲傾城傾郭祇爲春光動性靈剩使娛遊不暫停南渡橋邊無數醉東流水上幾人醒隱士船中藥泰王劒裏銘若嫌鄭國桃花浦爲向山陰蘭菜亭

子推抱樹死贊

晉侯棄舊功臣永吟情隨地遠怨逐山深
追兵斷谷烈火禁林抱木而死誰明此心

荆軻刺秦王贊

衔易水報秦皇精心貫日七首橫霜欲持
兩間生擒一王惜哉智淺琴聲口口

項羽死烏江贊

項羽慷慨臨江問津馬贈亭長侯封故臣
何爲不渡自取亡身八千子弟今無一人

藺相如奪秦王璧贊

秦人市寶厥價從名藺生跪說其心則貞
清齊抱憤身睨兩楹卒全尺璧仍邀十城

陳平分社肉贊

陳公主社割肉頒生心忘厚薄信若權衡
風期有素父老無驚儻安天下還如此平

君平賣卜贊

君平不仕賣卜窮年日裁數局常收百錢
道實兼濟功非獨全用吾言者今過半焉

甯戚扣牛角歌贊

甯生不遇商歌飯牛夜長雞曉人生若浮寧惟石爛觀覩金流世無堯舜誰當見求

老萊養親贊

老萊父母白首同歸欣欣愛養慊慊無違宛轉兒戲斑斕綵衣篤哉孝思心精且微

梁鴻孟光贊

孟光得揖梁鴻有妻琴書自逸邱壑同栖五噫絕賞雙眉獨齊績匡采具相將共攜

蚍銜珠報隋侯贊

隋侯報德矜傷育鱗靈蛇感惠効力輸珍月華浮吻星光曜脣此猶知報而況吾人

嵇康坐鍛贊

嵇康自逸手鍛爲娛曲池四邊垂楊一株銅烟寒竈鉄焰分爐箕踞而坐何其愉乎

伯牙彈琴對鍾期贊

伯牙揮手奇聲絶倫鍾期妙聽是謂窮神緣馬仰秣丹魚聳鱗崇山流水知音幾人

太公釣渭濱贊

栖遲養老寂寞何爲地接皇淵溪連灞池
釣舟始泊漁竿半垂君王先兆還應見知
右王勣賦一首贊十三首從永樂大典
錄出補刊

東皐子集補遺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久承所撰隋紀繕寫咸畢前舍弟及家人往並有書借咸不見付豈連城之珍侯楚文而乃進崩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應以左貂右蟬榮冠東省掌壺負璽望重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瑣步頓生光豐屋華榱顧蓬蒿而徙眷鳴鍾列鼎想蔡藿而移交不與驕期遂忘曩時之好耳僕

遭逢明聖棲遲丘壑幸悅堯舜之風得全箕潁之操雖心期所託而吾道遙存而出處離異儀形難接所以願憑鱗羽宛若承顏望觀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褒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千祀故當貽諸好事豈擬惟傳子孫方復固其緘縢嚴其扃鐍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兄芮城嘗典著局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收撮漂

零尚存數帙兆自開皇之始迄於大業之初咸亡兄黜竄之遺迹也大業之初言事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採以此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再三王績白

重荅杜君書

月日佐吏楊方至奉報書兼枉帖垂問家禮喪服新義五道度情振理探幽洞微誠非野人所敢酬析但先人遺旨頗曾恭習雖困於荒宴猶憶於異聞謹因還使條申

如左夫三年之喪情理之極有正有義因事之作也五服之縗三升而已至於義服如其半焉豈非義有離合之理情無遷奪之法然親尊冏極冠絰可均切至或殊縗如其半微以見志有何怪焉至如父爲嫡子獨施斬服蓋以所承者重情寄者特非惟親親且尊尊也至於庶子已不承尊雖有長子無承祖禰不爲服斬義亦可知但古之君臣有國有家相承繼體血祀長存

大宗小宗較然可別繼祖繼禰由茲可推故曰天子不絕國諸侯不絕家貴人之宗也故別子爲祖父繼之爲大宗此百代不遷之宗也已父爲禰兄繼之爲小宗此四代則遷之宗承百代之重且得不爲其長子斬乎爲四宗之祖亦得不爲其長子斬乎惟繼禰之弟無預祖禰庶子之義施此而已自秦漢已來家國道廢雖有其禮將安所行逮乎晉宋中原大亂骨肉至親尚

不相保祖禰之序知何以明故僕先君獻公因事起義欲使無逆於古且令可行於今以爲今之封爵頗存古號雖無其實而尚有其名故以始受封者猶古之諸侯諸侯之庶子卽古之別子也別子之庶子卽古之小宗也雖國破家亡朝遷事變譜牒存錄宗次可推咸可一依古體行之私室至如冗冗耕者悠悠黔首族姓猶不能自辨何暇及於宗庶之事乎此古之先王所

以不下禮於庶人也有何不可而乃疑乎至若夫妻之道誠爲義合而家道之睦斯爲首焉故傳曰妻至親也一體之名均於天性故妻之於夫也其服曰斬蓋移於父母之重焉夫之於妻也朞而有杖則踰於兄弟之功焉前賢往達曾無異議故曰妻者齊也一齊而不易如至失禮而出違妻之道終喪而嫁棄婦之義也違道棄義又何述焉苟全道義則天親也天親之服有

何義乎列之正服斯爲當矣此先君獻公採記傳之旨明後來之失敦人倫之源睦伉儷之道也夫何煽哉明公又云君臣夫妻俱以義合而妻爲正服臣爲義服則君臣之際不如夫婦之情乎斯不然矣何者夫禮有以情作者父子夫婦之類是也有以義作者君臣之類是也情義之極俱終於斯此其無升降明矣但禮之爲用緣情以至理因內以及外情者人之深心愚智

之所共也孰有愚者而忘其妻子乎理者人之大節凡聖之所異也孰有凡主而忘其臣妾焉故情者正也此妻子所以荷深心而孰夫父以正服也理者義也此臣妾所以存伏節而申君主以義服也故夫正義之作殊情而共禮也孰爲君臣之義而謝夫婦之情乎孰謂夫婦之情而厚君臣之義乎古之君子嘗度情以處斷義而行矣義可奪情衛石碏不能存其子情不害

義宮之奇得以其族行故曰情義殊也情義均也故情義之服有正焉有義焉正義之禮無厚焉無薄焉此妻爲正服所以無害於君臣爲義服所以不傷於夫婦有倫有要夫何稽疑至如三殤之服禮有明文鄭與王杜各申本見由茲紛雜後莫能定然詳諸記義王杜爲長某昔在隋未嘗見諸賢講論此矣近者家兄御史亦編諸賢之論繼諸對問今錄此篇附往幸詳之

也至如衆子服朞其妻小功兄弟之子猶子也其服亦朞先儒以爲其妻亦小功惟王肅以爲喪服之例旁尊皆執明公以爲重於子妻之服失禮之差此則袁準之義也夫禮雖緣情亦爲義屈故從無服而有服者亦何嫌乎兄弟之子妻越已子之妻乎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致之故不嫌於與已同服矣旁尊不敢以壓降蓋避正尊而自執也故不嫌於越已子之妻

矣輕陳末學豈能詳究又於楊方奉口處分借王儉禮論門庭所蓄先無此書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任周孔規模十不存一恐不足以塵大雅君子之視聽也尋問儻獲當遣祇送王績白

補遺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王無功集

附補遺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王勃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六一七八